

(上接第4版)

七位导演从50后横跨到85后,显示出中国电影人的代际传承。黄建新说,“我们每一代导演都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逐渐成长的,传承关系一直存在,这才构成了中国电影不同于其他国家电影的艺术风格、艺术倾向和民族心理的刻画方式。每一个导演也有微妙的角度区别,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倾向。”

七位导演分别取材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,祖国经历的无数个历史性经典瞬间进行创作和拍摄,涉及《前夜》、《相遇》、《夺冠》、《回归》、《北京你好》、《白昼流星》、《护航》七个部分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振奋感动了无数观众,最终斩获31.7亿票房,荣登国庆档票房冠军、2019年度

票房第四名。

从1959年《五朵金花》等开启献礼片创作,经历了1989年《开国大典》讲述伟人平凡生活的尝试,还有2009年《建国大业》用明星和类型进行商业化包装的策略后,市场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质量过硬的作品才能经得起考验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可以看作是献礼片的新时代,是对“重工业电影”的进一步实践。在饶曙光看来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创作人员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,已经在为献礼片打样。

从导演构成来看,饶曙光认为,不仅仅是聚集了老中青三代实力导演,更是因为这些导演力量对于电影市场的

摸索,让影片在葆有一致情感和思想的“主旋律”中有了“多声部”协奏带来的精彩。这正恰如电影理论家、美学家钟惦棐提到过的:“用和弦代替单音,在电影题材内容上,样式及片种上,从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甚至渴求。”

在影迷郑先生看来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像是“集锦”,能品到不同的口味,导演特色导演风格也不尽相同。而这正是吸引郑先生走进影院的一大因素。对于,“祖国”的姊妹篇“家乡”,郑先生也非常期待。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优异的票房与口碑表现也令同系列接力力作《我和我的家

乡》备受关注。“家乡”不仅延用多位导演联合创作的模式,还沿用“祖国”的单元片方式,将以细腻的手法唤起全民心底最深处的共情。

《我和我的家乡》从不同地域切入,用喜剧方式讲述我们与家乡之间的黏稠情感。影片由五部短片构成,徐峥、宁浩、闫飞和彭大魔、邓超和俞白眉、陈思诚五组人员构成导演阵容。

目前,正在紧张制作的《金刚川》也采取导演集结的方式。对此,饶曙光表示“非常期待”,因为导演集结的方式,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观点,从三方释放的视点来看待一场战役,对于观众来讲,有很多的揭秘的意义在里面,能够

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视角来观察这场战役。

在李道新看来,联合创作的方式是电影史上比较重要的手段,也是比较经典的创作方式。在特定的时候,往往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。大多都由著名创作者共同经营,对观众有天然的诱惑力。主旋律电影采取这样的方式,是对电影史上“集锦片”概念的借鉴和优化,对吸引不同层面的电影观众非常有效,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主流影片尤其重大题材献礼影片的市场成功,有赖于一批电影领军人才,也有赖于我国强有力的组织系统,可以进行优化组合,克服分散、低效、重复的弊端。



## ◎ 横向联合与纵向联合并行 “单元化”创作是进一步创新

梳理近年来上映影片的片单发现,导演联合创作的方式并不鲜见。据本报不完全统计,自2009年以来,由两位及两位以上导演联合创作的票房过亿影片就达40余部,比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、《西虹市首富》、《羞羞的铁拳》、《夏洛特烦恼》、《无双》、《澳门风云3》、《银河补习班》、《攀登2》、《分手大师》、《情圣》、《建党伟业》、《建国大业》、《半个喜剧》等。

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君健把联合创作分为“横向联合创作”和“纵向联合创作”两种方式。

《建国大业》、《建党伟业》、《百团大战》、《金刚川》、《听风者》、《分手大师》、

《西虹市首富》等影片,由两位甚至更多导演一起创作,主要针对的是同样的故事,导演有不同的分工。而这方式中,其中不乏导演拍档组合,比如众人熟知的邓超、俞白眉,闫非、彭大魔,麦兆辉、庄文强等。

另一种就是横向联合创作,例如《恋爱中的城市》、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、《我和我的家乡》这类联合创作,每个导演独立负责一个独立的段落。

这种方式采用“单元化”创作,故事之间在创作上或拍摄上相对独立,但表达的主旨核心是一致的。

梁君健认为,横向联合创作优势很

明显,有很多导演、演员资源,市场号召力增强,主要针对统一的主题,不同导演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风格,寻找小故事来呼应主题,提供了拼盘式的特殊观影效果。

在梁君健看来,这种“单元化”的联合创作,不同导演之间风格的差异性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,“很多时候,不一定要解决不同风格和差异,差异反而会成为观众观影的动力,比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大家更愿意去看不同风格导演对同一主题的风格化叙述,大家也会在不同风格之间进行比较。”

“正是这样的风格差异,形成了这类

电影的風格和必看性,提供不同的欣赏愉悦感。”梁君健说。

联合导演“单元化”创作的方式,之所以能得以延续,在饶曙光看来,很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,在重大节点,观众愿意接受这种方式。

“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、《我和我的家乡》这样的创作方式与当下网络时代注意力经济的观影方式有关联,短视频的盛行让观众对9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电影缺乏更多的观影耐力,”在这种情况下,集锦式的拼盘电影也正好适合年轻人的“胃口”,李道新认为,集锦片把故事的长度进行了截取,也符合当下电影发展的

特定状况。集锦片在不同个性和风格之间,不一定要保持一致,有的时候独特的个性和风格,反而更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。风格的差异是集锦片非常重要的魅力。

梁君健表示,总体上来讲,联合创作是一种慢慢开始、逐渐成熟的创作形态,也呼应了当下短视频、碎片化的观影习惯。但是作为一部院线电影,如何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,这是对创作者的一个挑战。如何让观众摆脱看“短片”的心理,真正把它当做完整的电影艺术品去欣赏,这是需要更多的探索和验证的。  
(下转第6版)



时间去哪儿了  
Where Has Time Gone?  
10月19日 唯真情能抵时光 金砖国家首部合作影片 THE FIRST STRIKES CO-PRODUCTION



半边天  
HER WOMEN  
5月11日  
她  
导演: 董晓华